

从夜袭战、阵地攻防战到阻击战:中国军队第29军抗击日军攻打长城隘口的战略战术

张 皓 吴迪芃

摘要: 在1933年长城抗战中,中国军队第29军采取夜袭战、阵地攻防战、阻击战的战略战术,抗击日军对长城隘口的进攻。在日军攻打长城一线时,第29军驰援稳定喜峰口局势。随即,第29军防守马蹄峪、罗文峪、龙井关、喜峰口、潘家口、铁门关、董家口等关隘,以三屯营、洒河桥、滦阳三镇作为支撑,采取夜袭战、阵地攻防战的战略战术,取得喜峰口、罗文峪大捷。随后,第29军以阵地攻防战、阻击战抵抗暴日,抗击日军达三个月之久,捍卫平津地区安危,谱写了劣势装备的军队抗击现代化装备军队的典型战例。

关键词: 第29军; 长城抗战; 夜袭战; 攻防战; 阻击战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5.05.017

1933年元旦,日本制造“榆关事件”,兵向华北。3月4日,日军侵占热河省会承德。紧接着,日本以“兵力共计五万余名,并有伪蒙鲜兵四万余名”^①猛攻长城一线,企图入侵华北。其所制“满洲国”地图“内划侵略预定标线,平、津、济南均在该图范围之内”^②。在此华北存亡之际,包括第29军在内的中国军队投入阻挡日军铁蹄的洪流中,古老的长城再次成为抵御强敌的壁垒。中国军队所固守之石门寨、义院口、界岭口、冷口、喜峰口、罗文峪口、木兰峪口,以迄古北口,皆在蓟镇范围内,这些关口的得失关乎平津地区 and 国家的安危。

一、第29军北上参加长城抗战与喜峰口大捷

日军攻占的长城一线重要关口,自西向东为古北口、喜峰口、冷口,喜峰口处于中间战略路线上。第29军奉命防守之地段“由冷口迤西起,迄木兰峪迤西止,长约三百里。其中之青山口、董家口、铁门关、喜峰口、潘家口、龙井关、洪山口、罗文峪口、木兰峪口、黄崖关,全属于喜峰路”^③。喜峰口“在遵化县东北一百一十里……系明代朵颜等三卫入贡之通衢……在地势上尤有威胁华北之军略价值”;木兰峪“在遵化西北约五十里,明代亦为守御要地”;罗文峪“在遵化西北十八里,实木兰峪东之十四关口,亦为自来军事要隘”;董家口、潘家口“则分踞喜峰口之东西”^④。日军进攻喜峰口一线为服部兵次郎混成第14旅团、铃木美通混成第4旅团及伪军共约4万余人,“并坦克装甲车三十余辆”^⑤和飞机大炮。而第29军下辖冯治安第37师、张自忠第38师、刘汝明暂编第2师共约15000余人。全军装

作者简介: 张皓,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 100875; guizhoudragon@126.com); 吴迪芃,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5; wdp011741@163.com)。

本文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研究成果之一。

① 《日军兵力共五万余》,《申报》1933年4月18日,第1张第3版。

② 《宋哲元电外交部称搜获日军地图内划侵略预定标线平津济南均在范围之内》(1933年3月18日),黄自进、陈佑慎、苏圣雄主编:《近代中日关系史料汇编:一九三〇年代的华北特殊化(一)》,香港:开源书局出版有限公司,2019年,第57页。

③ 孟宪章编:《宋哲元部二十九军长城血战记》,载杨奎松主编:《抗日战争战时报告初编·华北危机之二》,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第12页。

④ 孟宪章编:《宋哲元部二十九军长城血战记》,载杨奎松主编:《抗日战争战时报告初编·华北危机之二》,第12—13页。

⑤ 《敌猛攻我长城各口》,南京《中央日报》1933年3月12日,第1张第2版。

备主要是大刀、步枪和木柄手榴弹，野炮、山炮和重机枪极少，轻机枪每连大致两挺。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到参加长城抗战，第29军以抗战为目标，苦练行军、爬山、劈刀、刺枪、射击等军事技能，演练科目还包括单人作战、班对抗、排对抗、夜袭战、遭遇战、攻防战和追击战等。

在日军进攻长城一线前，第29军就已经做好迎战准备。1932年8月7日，军长宋哲元提出：日军必定“袭取热河，进扰平津”，我方须“多集中兵力速行准备”^①。1933年2月，第37、38师部署在遵化、三屯营一带，暂编第2师控制马兰峪及其以东地区，张自忠、冯治安分别为前线总指挥、副总指挥。

日军发起攻打长城一线时，第29军迅速调整部署。1933年2月下旬，日军4个师团十余万人“以一部南向平泉攻喜峰口，以主力西向承德攻古北口”^②。3月3日，日军第8师团长西义一“以一部扼守喜峰口附近长城的重要关门、以主力占领罗文峪附近以西长城的主要关门”，命令“混成第14旅团主要沿着凌源—平泉—喜峰口地区前进，尽可能迅速地扼守从洪山口（喜峰口西方约五里）到清河沿（不含）之间的长城的主要关门”^③。混成第14旅团长服部兵次郎遵令“经由平泉向喜峰口前进”^④。在日军的猛烈攻势下，东北军败退，由冷口至兴隆县大杖子道一线向日军敞开。见此，第29军随即部署王长海第217团“在冷口以北布置警戒”，命令第37师前进支队迅抵喜峰口内迁西兴城、三屯营等处构筑工事；第29军“所属各部及冯治安师，侧重向喜峰口方面移动”^⑤。此时，服部兵次郎下令“迅速占领喜峰口附近的关门”^⑥。对此，张学良要求第29军集结喜峰口遵化间，防守自迁西城子岭口至遵化马兰峪一线“长达300余里的长城各口”^⑦。依此，暂编第2师协助商震第32军向冷口前进，第37师接替喜峰口防务，第38师集结遵化准备应战。

3月8日10时30分，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下令第8师团迅速占领喜峰口。3月9日，日伪军4万余人以坦克、装甲车、野山炮进攻董家口、铁门关、喜峰口。3月10日，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下令限“三日内占领长城各口”^⑧，特别是“限两日以内，将喜峰口攻下”^⑨。日军松野尾先遣队在3月10日2时就“开始对喜峰口南关门进行攻击”，9时30分攻打喜峰口第三关门。日军声称对喜峰口形成包围之势，东北军万福麟部“混乱地从喜峰口向南方退却中”^⑩。张学良见此，下令第29军迅速接防喜峰口。

第29军很清楚喜峰口的战略价值。该地“附近高地之倾斜，概皆北面缓而南面急，敌如来犯最易捷足而据。我如御敌，势非绕行，难于迎击。加以口之东北高地，其高度为附近最果。此处被敌占领，则西北高地，必立受瞰制。故该地一旦失利，喜峰口之城寨难保矣。是以东北高地之得失，系乎全军之胜负”^⑪。日军攻打喜峰口前夕即3月8日，宋哲元下令：第37师“以三屯营为中心，担任由城子岭口至潘家口之线”，另以有力部队接替喜峰口宽城万福麟部阵地；第38师“以遵化为中心，担任龙井关至马兰峪之线。并由现住地点，着派一团移住遵化附近”；暂编第2师“由玉田向平安城镇及东辛庄镇附

① 《请速行准备抗日上北平绥靖主任张学良书》（1932年8月7日），载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宋哲元先生文集》，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5年，第162页。

② 黄绍竑：《长城抗战概述》，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6页。

③ 『八師作命第202号 第八師団命令』（1933年3月3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4030166800。

④ 『昭和8年3月5日』（1933年3月5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4030439200。

⑤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迁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二集：喜峰口血战记》，出版地不明，出版者不明，1990年铅印，第14—16页。

⑥ 『昭和8年3月6日』（1933年3月6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4030439300。

⑦ 刘禾田整理：《血战喜峰口》，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唐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唐山文史资料第17辑：长城抗战（1933.1—1933.5）》，出版地不明，出版者不明，1993年铅印，第35页。

⑧ 逸庐、潘衍：《宋哲元血战杀敌记》，上海：华北战事新闻社，1933年，第31页。

⑨ 《抱必死决心尽保国卫民责任》（1933年3月20日），载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宋哲元先生文集》，第16页。

⑩ 『昭和8年3月10日』（1933年3月10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4030439700。

⑪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迁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二集：喜峰口血战记》，第11页。

近集结待命”^①。依此,第37师“拟以喜峰口为重心,坚固占领由城子岭口至潘家口之线”,分为左右两个地区队:王治邦第110旅“派一部为右地区队,应坚固占领由城子岭口经大岭寨口榆树岭口至青山口之线。以一部于兴城镇策备之”,另以一部及特务团为预备队“集结于三屯营及其以东各村镇”^②。赵登禹第109旅为左地区队,“以喜峰口为重点,迅速坚固占领由董家口经铁门关、喜峰口,至潘家口之线”,并“集结兵力于三岔口洒河桥之间,兹派一部相机为前进部队,于孟子岭附近坚固占领重层前进阵地”^③。这个部署特点是:防守董家口、喜峰口、潘家口三口一线,线内三屯营、洒河桥(又称撒河桥)纵深部署军队为支撑。三屯营“在喜峰口内六十里”,洒河桥“在喜峰口内三十里滦河岸”^④。

防守喜峰口的万福麟部败退,第37师王长海第217团抢先占领喜峰口前面制高点孩儿岭,歼灭日军400余人,克复喜峰口。冯治安报告宋哲元:第217团3月9日午时接替喜峰口防务未毕,日军即以“唐克车二十余辆、装甲车五十余辆,并有步骑炮连合之部队”猛攻^⑤。王长海迅速部署防守喜峰口:“(1)小喜峰口由第二营派步兵一连布防。(2)喜峰口西边长城及喜峰土围,由第二营派兵两连布防。(3)喜峰口东边长城由第一营派步兵两连布防。(4)铁门关由第二营派兵两连布防。(5)喜峰口至铁门关城墙颓落两处,由第二营派步兵一连布防。”^⑥接着,日军服部旅团占领喜峰口东北长城至其以北高地一线,喜峰口防守之战展开。围绕此点,第29军迅速调整部署:赵登禹率第109旅旅部进驻洒河桥,全瑾莹第218团移守潘家口至龙井关一线,曾国佐第222团“移守兴城及铁门关至城子岭之线”,王治邦率第110旅旅部进驻三屯营,戴守义第220团进驻三岔口,刘景山第219团进驻洒河桥,骑兵连驻防罗家屯策援^⑦。第38师向遵化、三屯营集中,暂编第2师接替石门镇、大安口、马兰关防线。

日军3月9日21时起“增援大部兵力,共万余人”猛攻喜峰口铁门关^⑧。宋哲元指示“将占领喜峰口东北长城高地之敌猛力驱逐”^⑨。赵登禹作出绕攻部署:营长王昆山率领第218团第1营3月10日1时“出铁门关以西李家峪北之石梯子长城缺口”进攻白台子,团附孙儒鑫率领第2营1时半“出潘家口,经兰旗地渡河向蔡家峪进攻”^⑩。第1营占领白台子截断日军归路,焚烧其接济车十余辆。第2营占领蔡家峪后迅速向喜峰口以北高地上的日军发起猛攻。这晚战斗,击毙日军500人以上,第29军伤亡连排长19名、士兵百余名,创造了中国军队夜袭战的首次典型战例。

3月10日晨,日军六七千人猛攻王长海第217团喜峰口东侧老婆山高地、西侧高地和小喜峰口阵地。赵登禹亲率特务营夺回老婆山高地,砍死日军700余名。9时,日军步炮兵千余名攻打曾国佐第222团张子钧营防守的铁门关。冯治安派兵支援,并派李九思第226团策应。20时,刘景山第219团、戴守义第220团第3营接防喜峰口阵地。是日,“日军以两旅团附伪军,攻喜峰口甚急,志在必得”,第29军各师“已均加入前线,战斗甚烈”^⑪。这是中国军队对日军的典型阵地攻防战。宋哲元勉励各师:“此次作战死亦光荣无论如何要拼命作阵地。不求有功,只求能撑……不求与十九路军在上海作战之声威,而求日本人不能小看我们……国家存亡,本军存亡,在此一战。”^⑫

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迁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二集:喜峰口血战记》,第20页。

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迁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二集:喜峰口血战记》,第21页。

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迁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二集:喜峰口血战记》,第21页。

④ 孟宪章编:《宋哲元部二十九军长城血战记》,杨奎松主编:《抗日战争战时报告初编·华北危机之二》,第16页。

⑤ 《日本野心未已喜峰口战事剧烈》,天津《大公报》1933年3月11日,第1张第3版。

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迁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二集:喜峰口血战记》,第23页。

⑦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迁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二集:喜峰口血战记》,第22页。

⑧ 《古北喜峰两口激战》,天津《大公报》1933年3月12日,第1张第3版。

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迁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二集:喜峰口血战记》,第24页。

⑩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迁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二集:喜峰口血战记》,第26页。

⑪ 《杨杰电蒋中正称张学良赴沪后平津人心浮动此时应以戒严为宜宋哲元各部增援喜峰口作战古北口防务似应由中央军担负等》(1933年3月11日),载黄自进、陈佑慎、苏圣雄主编:《近代中日关系史料汇编:一九三〇年代的华北特殊化(一)》,第55页。

⑫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迁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二集:喜峰口血战记》,第28页。

3月11日7时,日军竭力攻击喜峰口一线,占领刘景山第219团防守的喜峰口西侧阵地。赵登禹、王治邦两旅长率队反攻夺回,以官兵伤亡300余人的代价击毙敌军500人以上。虽然夺回喜峰口西侧高地,但是东北高地仍在敌手,宋哲元下令夜袭夺回。赵登禹、王治邦、佟泽光三旅长商定绕攻方案后行动:3月11日夜,赵登禹率领第217团、第38师王昆山营、第220团手枪第3连为第一绕攻队,“由潘家口经兰旗地蔡家峪向敌之后方袭击”;董升堂率领第224团为第二绕攻队,“由潘家口经北丈子三家子瓦房向敌之侧方袭击”^①。正面王治邦第110旅压迫日军即行出击,董升堂率领第226团出铁门经跑岭庄向白台子南方高地之敌进攻。第一绕攻队先行占领蔡家峪、白台子附近各山头 and 日军炮兵阵地,砍死日军五六百人,我方官兵伤亡600余人。第二绕攻队占领北山堡子、南北丈子、三家子,毙敌300余名。3月12日9时,王长海、李九思两团“在白台子一带向敌侧背夹击”,董升堂团“占领三家子后,亦正向敌右后方肉搏中”,正面王治邦旅“亦行出击相助”^②。日军“步兵两团,用波状式队形,向我喜峰口驻侧高地之冯治安阵地猛攻”,双方“肉搏十余次”,日军“伤亡、尸横满地”,第29军“亦有伤亡”^③。这是第29军第二次夜袭战,不仅收复喜峰口,而且成功绕袭喜峰口东侧西侧高地,取得极大战果。

关于此次夜袭战及对日军的影响,日军第8师团长西义一在写给武藤信义的报告中指出:服部旅团于3月10日占领喜峰口关门,但是遭到第29军两次夜袭,特别是旅长赵登禹指挥两三千人“搅乱”服部旅团右侧背,致使其损失很大^④。3月12日夜袭战后,第29军从后方向喜峰口增兵有四五千人。如果服部旅团依然维持现状、止于喜峰口关门线上,就会完全被中国军队包围。因此,服部旅团只能在第29军尚未展开全部兵力时对其迅速展开攻击:让米山部队主力从老家店附近越过长城向喜峰口攻击前进;让松野尾部队越过关门攻击前进,以策应米山部队。这样,服部旅团主力从3月12日午后到13日为止,终日在喜峰口南方二里至四里之地与第29军交战。日落后,服部旅团向在长城关的旧守备地后退。可见,劣势装备第29军的夜袭战对日军产生重大影响,日军反攻也遭到失败而后退。

综上,第29军经过3月9日至13日的战斗稳定了喜峰口局势。第29军奋勇作战,前线总指挥张自忠坐镇的三屯营距离火线不过20里。第29军在3月11日和12日的战斗中“将日军全部旅团包围,尽数斩决,计六千余人,获步枪四千余支,陆炮十八门,坦克车七辆,为‘九一八’以后最胜利之一役”^⑤。宋哲元和时人皆指出日军“号称中坚精锐部队之十三十四两旅团,全部损失甚巨”^⑥。日军不知哪支军队如此英勇,事后得知“在喜峰口、董家门之间”抵挡其进攻的中国军队是新来的第29军^⑦。

二、喜峰口、罗文峪之阵地攻防战

喜峰口夜战后,中日两军均调整部署。董升堂第224团撤至洒河桥,王长海第217团撤至郝庄,李九思第226团撤至范家峪。同时,第38师黄维纲第112旅布防洒河桥。洒河桥距离喜峰口30里,是水陆交通要道,因此是第29军主阵地内最险要的地点。为此,黄维纲第112旅“迅速坚固构筑重层配备据点式之工事……并策应喜峰口阵地,警戒其两侧背为要”^⑧。日军则由服部指挥攻打喜峰口,参谋

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迁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二集:喜峰口血战记》,第29—30页。

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迁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二集:喜峰口血战记》,第31—32页。

③ 《喜峰口报捷》,天津《大公报》1933年3月13日,第1张第3版。

④ 『昭和8年3月14日』(1933年3月14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4030440100。

⑤ 王仰清、许映湖标注:《邵元冲日记(1924—1936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970、969页。

⑥ 孟宪章编:《宋哲元部二十九军长城血战记》,载杨奎松主编:《抗日战争战时报告初编·华北危机之二》,第34页;《宋哲元电蒋中正喜峰口激战敌伤亡甚众现对峙中已准备迁回歼敌》(1933年3月11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档号002—020200—00016—097,台北“国史馆”藏。

⑦ 『混十四旅情報 第11号』(1933年3月19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4030243900。

⑧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迁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二集:喜峰口血战记》,第30—31页。

矢崎提出“如果不实施经由长城线进军、到滦河线为止的战术性行动”,第29军容易集中兵力,导致服部旅团“防御困难”,因此派主力向喜峰口方向和潘家口附近“进军是有利的”^①。

在双方调整部署时,第二次喜峰口之战打响,这是第29军第一次阵地攻防战。1933年3月13日9时,日军攻打潘家口两侧阵地和喜峰口一线阵地,日机十余架轰炸第29军阵地及洒河桥附近,步兵猛攻戴守义第220团、李九思第226团防守阵地。16时,日军千余人猛攻第226团。18时,日军两千余人攻打董家口内甫家峪一带阵地。第29军沉着应战^②。宋哲元报告国民政府:(1)喜峰口阵地正面高地“已被我王治邦旅完全占领”; (2)喜峰口西北侧高地“尚有少数”日军正被我第29军解决中; (3)董家口、铁门关一带之日军骑兵正由黄维纲旅分头解决; (4)日军“大批辎重车辆及伤兵昼夜向后运送”^③。这次阵地攻防战,第29军以伤亡300余人代价毙敌800余人。西义一承认日军“处于苦战状况”^④。

3月13日晚,西义一下令“步兵第四旅团长应让步兵第五联队中以约一大队为基干的部队、野炮兵第三大队长应让野炮约一中队”增援攻打喜峰口^⑤。第29军调整部署,要求各部于3月14日夜2时“到达指定线上”: (1)以两个团“占领喜峰口西北高地至老婆山之原阵地”; 部署一部便衣队“相机占有喜峰口以北高地及其以东附近”警戒平泉方面之敌; 部署1个团为预备队“于孩儿岭附近策应之”; 在张家店、范家沟一带集结1个团“警戒其右侧”。 (2)洒河桥须控制1个团,郝庄须控制1个营以上兵力。 (3)部署1个营“以李家峪皇太子山为根据,由其以东之高地线,对于董家口、城子岭一带之各口进窥之敌游击之”; 部署1个营以潘家口东西长峪为依托“对于平泉方面进窥之敌游击之”^⑥。即是说,第29军以必要兵力部署喜峰口一线,以一定兵力在口内纵深配置为支撑,以一定兵力游击牵制日军。

3月14日,第三次喜峰口大战即第二次阵地攻防战打响。第29军于3月14日黄昏反攻喜峰口并猛攻铁门关。3月15日,日军反攻喜峰口:7时起日机17架轰炸第29军阵地;12时“以增援之炮兵约十余门”猛攻第29军全线阵地;14时猛攻李九思团一小时;17时日军便衣队和骑兵在王治邦旅防守阵地活动。战至3月16日,日军横尸数百具,伤兵3千余人。这次阵地攻防战之意义在于:在第29军苦战下,“日方不宜得手,将迫日军趋由榆关进扰滦东”^⑦。

第三次喜峰口之战后,第29军调整部署,同日军对峙。宋哲元决定:“本军以缩短战线占据要点集结兵力相机杀敌为目的。拟占领由段家岭经孩儿岭、桃山、潘家口、东西长峪,至龙井关之线新阵地。”^⑧张自忠、冯治安部署:佟泽光旅“占领段家岭经孩儿岭至桃山之线”,“以段家岭东侧高地、皇太子山前黄花峪、白草洼为活动基线。对铁门关、董家口、大岭寨方向警戒”;赵登禹旅“占领潘家口经东西长峪之龙井关之线”;黄维纲旅“仍集结于洒河桥附近。积极构筑预定之工事”;王治邦旅“集结于三屯营北之平房子一带。对于城子岭方面注意警戒”;曾国佐团“仍在原位置坚固工事”;第37师骑兵连及第38师骑兵连“对于城子岭口以北各长城口方面搜索警戒”^⑨。日军注意到第29军缩短战线:“孩儿岭附近以及胡家店附近”第29军守军退却,但是潘家口附近和洒河桥附近还有若干第29军守军^⑩。

① 『昭和8年3月12日』(1933年3月12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030439900。

② 《报告喜峰口方面战况呈蒋委员长电》(1933年3月13日),载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宋哲元先生文集》,第165—166页。

③ 《宋哲元电蒋中正喜峰口正面高地之敌已纷向后溃退该地被我军完全占领》(1933年3月14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档号002—020200—00016—106,台北“国史馆”藏。

④ 『八師作命第212号 第八師団命令』(1933年3月13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030167700。

⑤ 『八師作命第212号 第八師団命令』(1933年3月13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030167700。

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迁西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二集:喜峰口血战记》,第35页。

⑦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迁西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二集:喜峰口血战记》,第39—40页。

⑧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迁西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二集:喜峰口血战记》,第41页。

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迁西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二集:喜峰口血战记》,第41—42页。

⑩ 『第4 長城の重要関門占領迄に於ける戦闘経過の概要/其2. 集結より長城重要関門占領迄/3. 作戦3月18日』(1933年3月18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030129600。

3月18日至19日发生第四次喜峰口之战，这是第29军阵地防卫战。服部部署攻打“潘家口东侧高地，让左翼部队以及米山部队的一部占领孩儿岭以及胡家店附近，以炮兵一主力配置在三家子，以一部配置在孩儿岭附近，与炮兵相互配合，以右翼部队嵯峨大队的一部努力夺取潘家口东侧高地”^①。3月18日晚，日军攻占潘家口东侧高地，北侧高地及南侧高地第29军同时撤退。3月19日，日军援军5千余人在飞机30架、野炮20余门援助下猛攻孩儿岭，中国守军鏖战数小时，日军伤亡六七百人，第29军伤亡五六百人。自此至4月2日，日军进攻喜峰口告一段落，服部宣称日军占领了潘家口附近关门。

事实上，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见屡次攻打喜峰口不得逞而变更战略。他“拟由中路攻罗文峪、龙井关，西路攻马兰关、红山口、大安口，东路攻冷口、界岭口、太平寨等地。除调集所部主力松田、茂木、平贺各部……向喜峰口方面增援”；同时“令古北口方面，改取守势，抽调部队，集结兴隆县内，向马兰关移动外，并由朝阳平泉滦平一带”抽调兵力“向罗文峪关外挺进”^②。即是说，日军重点攻打处于中路的罗文峪和处于东路的冷口，西义一下令铃木旅团“占领罗文峪、马兰关附近长城要点”^③。

罗文峪位于喜峰口西偏南110里处，是喜峰口—古北口段长城深向内部之凹入点，也是第29军阵地左翼的锁钥。如果罗文峪被占，则喜峰口一带第29军阵地“不但受敌左侧背之包抄，若敌进而占据遵化，即我平东大路，亦必被其截断。而华北之全阵线，亦立即崩溃矣”^④。宋哲元部署：（1）防守罗文峪之轩继瀛营“对南侵之敌予以迎头痛击”，祁光远团手枪队两个连“赶赴罗文峪各口增防”，祁光远团“完成战斗准备，以便增援”；（2）暂编第2师防守大安口、鲇鱼池口、马兰关等处各要隘，并准备“增援罗文峪方面”，刘汝明统一指挥“右自罗文峪、山碴峪、冷水头至马兰关线上一带之防务”，祁光远团、刘景山团暂归刘汝明指挥^⑤。依此命令，刘汝明部署：第1旅李增志团向罗文峪前进，第2团第2营副营长刘志祥“带步兵及迫机炮各一连进驻沙宝峪”，特务团营长邓念清“率步兵及迫机炮各一连，进驻冷水头”，陈禄德团负责“大安口以西至马兰关一带防务”^⑥。这样，第29军防守重心转向罗文峪。

罗文峪阵地攻防战从3月16日战至18日。3月16日3时，日军步兵12个连、炮兵与骑兵各两个连共约5千之众，猛攻罗文峪、山碴峪、千家峪。战至晚9时，第29军“毙敌千数”，自己“伤亡七百余名”。3月17日，万余日军和20余架飞机攻打半壁山、罗文峪、山碴峪、沙宝峪，以便进攻第29军前敌指挥部所在地遵化。8时，日军五六千人猛攻罗文峪，并攻打山碴峪以截断第29军。刘汝明亲率队增援山碴峪，并派队夜袭日军侧背水泉峪；阵地守军“同时转移攻势”^⑦。战至15时许，第29军击破日军两道防线，“毙敌千余名，生擒敌指挥官三人”，第29军“官兵伤亡者一营以上”^⑧。

3月18日1时，日军攻打罗文峪、山碴峪。当日中午，日机30余架猛烈轰炸，第29军血战达5个小时之久。22时，日军又猛攻罗文峪。刘汝明“沿各阵线督率所部，拼命抵抗”，并派旅长李金田率部“乘暗夜出沙宝峪口，向敌侧背绕攻”，团长祁光远“亦率所部由右翼潜出，向敌背后袭击”，董升堂率第224团增援马蹄峪，李增志率第2团、第37师一个团急援罗文峪，何基沣指挥曾国佐团、第37师骑兵连、第38师骑兵连和王作林边防团，“以段家岭东侧高地皇太子山前黄花峪至白草洼相连之线”进行游击^⑨。张自忠亲率第38师直属部队和手枪营督战，命令王和春营攀登山峰冲杀夺回山碴峪，罗文峪主

① 『昭和8年3月18日』（1933年3月18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4030440500

② 孟宪章编：《宋哲元部二十九军长城血战记》，载杨奎松主编：《抗日战争战时报告初编·华北危机之二》，第34页。

③ 『八師作命第210号 第八師団命令』（1933年3月10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4030167500。

④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迁西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二集：喜峰口血战记》，第44页。

⑤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迁西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二集：喜峰口血战记》，第45页。

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迁西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二集：喜峰口血战记》，第46页。

⑦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迁西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二集：喜峰口血战记》，第47—49页。

⑧ 《攻破敌军防线俘军官三名》，天津《大公报》1933年3月18日，第1张第3版。

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迁西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二集：喜峰口血战记》，第50、42页。

阵地得以稳定。日军进攻罗文峪遭到失败,西义一声称因“缺乏弹药和粮秣”而放弃攻打罗文峪^①。

综上,3月13日至19日日军反复攻打喜峰口,第29军开展阵地攻防战。喜峰口之战至3月16日,日军失败。日军见不得逞转而攻打罗文峪。至3月21日,第29军取得罗文峪大捷,“将快活林、博岔口、小正北峪、古山子、小泉峪、马道沟、茨梅花峪一带之敌完全肃清”,“罗文峪北十里以内已无敌踪”^②。日军伤亡4千余人,1名大佐被俘,1名旅团长受伤。宋哲元指出:“侵犯我罗文峪之敌,自经我军连日痛击,加以十八夜之绕攻,损失极重,士气大馁。以情势判断,寇于此次惨败后,如不增加援兵,已无真面目之攻击能力。”^③第29军取得的喜峰口、罗文峪大捷,是日军侵占我东三省以来遭到的第一次严重打击,平津地区赖以安定。第29军英勇抗战鼓舞人心,《大刀进行曲》唱遍中国大地。

三、构建罗文峪、喜峰口、马兰关防御体系与日军对峙

罗文峪大战后,日军进攻重点转向冷口、古北口,对喜峰口一带构筑工事进行对峙。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还曾亲赴喜峰口半壁山一带视察。侵犯罗文峪之日军大部北退“至佛爷来钓鱼台半壁山附近”,其余“在倒马岭、宁军岭构筑工事”;日本援军“向马兰关以西黄崖关、将军关方面运动”,“在横河花园一带构筑工事”^④。日军还驻兵关键地点:在与兴隆唇齿相依之寿王坟驻兵千余,于通热河大道、与寿王坟成犄角之势之鹰手营子加派驻军。为准备进攻,西义一下令:“工兵第八大队长以各一部援助古北口附近川原旅团防御设施,以及继续柳河岭附近道路的补修,主力以汽车通过为目的在4月10日前补修古北口、承德之间道路……混成第十四旅团长让其工兵中队主力尽快补修平泉喜峰口之间道路。”^⑤

第29军顺应长城蜿蜒曲折的特点构建防御体系。宋哲元向何应钦提出:第29军防线从喜峰口“至马兰关为止,自马兰关以西各关口,尚无驻军,祈速派队严防为盼”^⑥。马兰关为燕山山脉东段要塞,何应钦以沈克第106师第3团接替大安口至马兰关一线的防务。第29军“拟将兴城镇、洒河桥沿滦河右岸至马蹄峪之线,绵密构成坚固之主阵地带”,在主阵地带前“设警戒阵地,并依黑锅顶山,至兴城镇间,为斜交阵地”^⑦。同时,第29军还进行了如下调度:其一,将罗文峪、喜峰口防线连接起来,构筑主阵地与前进阵地相结合的防御阵地。为此,第106师“着由原线向右延伸接至沙宝峪(含)。并派一部至前后分水岭,构筑前进阵地。与我半壁山阵地及驻兴隆之李福和骑兵师确保连络”^⑧。刘汝明师候第106师“将沙宝峪以西阵地接替后,着将王治邦旅担任罗文峪至马蹄峪之阵地完全接替,并派一部至半壁山附近构筑前进阵地”^⑨。陈禄德团“接替由马蹄峪至罗文峪一带之防务”,第37师王治邦旅候刘汝明师接替后“集结于东西双城待命”,第37师、第38师“所担任喜峰口一带之原阵地,着仍积极构筑工事”^⑩。其二,划分三个防区和一个警戒阵地。第一防区由兴城镇至车头峪,以赵登禹为防守司令,兵力为第109旅第222团、第221团第1营和第2营、第37师骑兵连。骑兵以太平寨华元寺为

① 『八師作命第216号 第八師団命令』(1933年3月18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4030168300。

② 《报告罗文峪、山查峪战况呈蒋委员长电》(1933年3月19日),载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宋哲元先生文集》,第167页。

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迁西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二集:喜峰口血战记》,第50页。

④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迁西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二集:喜峰口血战记》,第51—52页。

⑤ 『八師作命第231号 第八師団命令』(1933年4月2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4030170800。

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迁西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二集:喜峰口血战记》,第51页。

⑦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迁西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二集:喜峰口血战记》,第54页。

⑧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迁西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二集:喜峰口血战记》,第53页。

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迁西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二集:喜峰口血战记》,第53页。

⑩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迁西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二集:喜峰口血战记》,第53页。

据点对“大岭口方面之敌搜索警戒”^①。第二防区右接第一防区左至龙井关西南之尖山顶，以黄维纲为防守司令，兵力为第112旅第218团。黄维纲“派游击部队占领东西长峪，并向潘家口一带游击之”^②。第三防区右接第二防区左至马蹄峪，以董升堂为防守司令，兵力为第224团。董升堂“以一部于大石门附近为前进部队。对于柳河寿王坟方面之敌搜索警戒”^③。警戒阵地“由后黄花峪经寿店子至松树胡同”，以佟泽光为防守司令，兵力为第113旅第222团第3营、第38师骑兵连。佟泽光以一部兵力占领滦阳城为前进部队“向当面之敌游击”，骑兵以下营、上下十八盘附近为据点对“董家口、铁门方面之敌搜索警戒”。第29军以第221团、第228团和第227团为总预备队，集结三屯营附近策应各区作战^④。

可见，第29军将自己有限兵力和地势结合起来构建防御体系，张自忠则坐镇遵化指挥四区作战。划分防区后，第29军各部队相互换防，以便熟悉各防区地形以利于作战。

在第29军构建防御体系时，第五次喜峰口之战爆发。日军重点进攻冷口企图先冲破一个突破口，对喜峰口的进攻目的是牵制中国军队支援冷口。1933年4月6日，西义一下令：鉴于“第六师团预定以其一部于8日夜半开始行动，以主力以10日为期开始对冷口附近进行攻击”^⑤，第8师团攻打正面第29军以为牵制。4月7日，日军开始攻打喜峰口，宋哲元报告北平军分会：“（一）七道河、八道河、天桥沟一带有步炮联合之敌四五百名，现正抓夫修路，并设飞机场，似有大举进犯擦崖、白羊峪之样；（二）今早七时喜峰口之敌以猛烈炮火掩护步兵约千余名，向我阵地进攻，激战甚烈，阵地前并发现坦克车六辆；（三）董家口有敌步炮联合部队约四五百人，向我进扰。”^⑥4月8日，日军进攻李九思团阵地，轰炸洒河桥、三屯营。4月9日，强攻摩天岭。战至4月10日，宋哲元指出：“罗文峪方面之敌，已退至距遵化一百二十里之寿王坟……喜峰口方面，两军仍在山头对峙中。”^⑦这次交战烈度较低，因为对双方而言都是牵制性的：日军攻打喜峰口阵地以牵制第29军支援冷口，第29军抗击日军以牵制其支援攻打冷口。

在此之际，武藤信义调整部署：（1）第6师团第11旅团第13、47联队由赤峰向南增援，第26旅团在热河西部一带与茂木旅团协同作战，配合对长城各口进攻；（2）第8师团第4旅团第5、31联队增援混成第14旅团进攻喜峰口至罗文峪一线，第16旅团第17、32联队进攻古北口东西之线；（3）第10师团第33旅团“分布于冷口界岭口之线”；（4）第14师团第28旅团从喜峰口以东一带准备“向古北口移动”；（5）从日本国内调来浦穆第16师团“参加作战”^⑧。按此，日军同时攻打古北口东西之线、罗文峪喜峰口一线、冷口界岭口一线，作战兵力共计5万余人，并有伪军4万余人。4月10日，武藤信义下令发起总攻，将中国军队追赶至滦河西岸建昌营、抬头营之线^⑨。

据此部署，日军对冷口、古北口展开攻击。对冷口，第6师团万余日军在武藤信义下令总攻前开始猛攻。4月10日进攻更为猛烈，冷口战略要地白黎川因守军全部牺牲而陷落。4月11日，第6师团“向建昌营东面之线追击”^⑩。对古北口，第8师团于4月11日展开进攻，4月15日增加第6师团主力、第337旅团猛烈攻打。自4月20日至28日，中国军队“在南天门一线血战了八昼夜”^⑪而后撤出阵地。

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迁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二集：喜峰口血战记》，第55—56页。

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迁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二集：喜峰口血战记》，第56页。

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迁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二集：喜峰口血战记》，第56页。

④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迁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二集：喜峰口血战记》，第56页。

⑤ 『八師作命第236号 第八師団命令』（1933年4月6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4030171300。

⑥ 《何应钦致汪兆铭等电》（1933年4月9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华北事变》，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52页。

⑦ 《宋哲元谈话》，天津《大公报》1933年4月11日，第1张第3版。

⑧ 《敌军攻热兵力之布置》，《申报》1933年4月1日，第1张第3版。

⑨ 『関作命第495号 関東軍命令』（1933年4月11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4030172200。

⑩ 『八師作命第241号 第八師団命令』（1933年4月11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4030171900。

⑪ 郑建邦、胡耀平整理：《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北京：团结出版社，2008年，第89页。

这样,长城一线重要的隘口中仅存喜峰口、界岭口。喜峰口地位更为重要,日军全力攻打喜峰口。

随即,第六次喜峰口之战爆发。日军攻打古北口时就于4月12日7时集中炮火猛烈轰击第29军孩儿岭、滦阳城一带阵地,先以两千余人继又增兵三千余人猛攻喜峰口左翼及正面。第29军血战数小时,营长杜国桢殉国,日军“伤亡尤重”^①。这是一场激烈的阵地守卫战。张自忠、冯治安于18时调整部署,要求各部4月13日8时“移至新位置”:刘景山团归第112旅旅长黄维纲指挥“由黄旅第二营左翼方面乘夜出袭。务将当面之敌推至松树胡同附近、最低限度要能掩护黄旅撤退”;第112旅“除留必要精干游击队在原阵地活动外,其余各部,依次向洒河桥、南瓦房、石槽庄一带集结”,刘景山团完成任务后集结兰花峪、王庄一带;戴守义团布防洒河桥附近,“尔后占领白塔寨至关庄之线”;第113旅“在王庄、石门子、小阳庄一带集结”^②。日军发现,第29军“昼夜兼行增强洒河桥附近阵地”^③,喜峰口附近阵地“变得坚固”^④。

于是,日军改变战术集中攻打喜峰口口内第29军前进阵地。4月13日至15日,洒河桥、南北团汀之战打响。4月13日,日军猛攻洒河桥。由于洒河桥地位重要,北平军分会派商震所部两团“进至迁安东北蟒山、龙虎山之线”,庞炳勋所部第102师向滦河增援^⑤。4月14日,日军猛攻鸭鸡、大北二山前进阵地,守军撤守滦河右岸阵地。4月15日,日军攻占南北团汀。如果团汀失守,日军即可直捣三屯,截断守军后方联络,全阵地则不攻自破。因此,王长海团等部“肉搏三小时”夺回南北团汀。此战结果如张自忠、冯治安报告:“(1)洒河桥当面之敌,大部已退出喜峰口外,喜峰城寨及其两侧之长城线,尚有少数部队。我军已进至寿店子滦阳城一带。(2)南北团汀正面之敌,已退出董家口外。”^⑥

接着,日军进攻喜峰口及口内第29军前进阵地,这是第七次喜峰口之战。4月15日晨至4月16日晨,日军“步骑炮联合军千余人”猛攻喜峰口遭到第29军奋勇抵抗,日军“复以大部兵力向喜峰口正面冲进”,董家口、建昌营之日军“亦分向喜峰口内滦阳城、摩天岭”等第29军侧翼阵地进攻,喜峰口左右翼的第29军终因腹背受敌被迫撤至滦阳城^⑦。日军认为,第29军将往洒河桥以南滦河右岸地区转移并于4月19日左右完成部署以滦河为线与其对峙。因此,日军一面部署“确保滦河左岸诸要点”,一面“让主力在喜峰口南方地区集结”^⑧,计划以4月20日为期对洒河桥附近第29军“予以一击”^⑨。

综上,日军改变战略战术,构筑进攻工事。第29军则构筑罗文峪、喜峰口至马兰关防御体系,一面构筑主阵地与前进阵地相结合的防御地带,一面划分三个防区和一个警戒区。自4月7日起至21日,日军攻打喜峰口、罗文峪一线阵地,并进攻洒河桥、南北团汀等前进阵地。第29军展开阵地攻防战、守卫战并转入拉锯战。经过4月13日至21日拉锯战后,第29军隔滦河同日军对峙。在这一系列阵地攻防战、守卫战中,第29军的前进阵地、警戒阵地、口内阵地相结合的防御体系发挥出巨大作用。

四、第29军捍卫蓟镇与洒泪离开长城

在与第29军的对峙中,日军不断增兵喜峰口周围要地。1933年4月19日,冯治安报告:(1)“兰旗

① 《反攻冷口夺回迁安》,天津《大公报》1933年4月14日,第1张第3版。

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迁西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二集:喜峰口血战记》,第60—61页。

③ 『昭和8年の日誌(1)』(1933年4月14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030201000。

④ 『昭和8年の日誌(1)』(1933年4月12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030201000。

⑤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迁西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二集:喜峰口血战记》,第61—62页。

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迁西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二集:喜峰口血战记》,第69—70页。

⑦ 《喜峰口缩短阵线》,天津《大公报》1933年4月17日,第1张第3版。

⑧ 『八師作命第246号 第八師団命令』(1933年4月17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030172900。

⑨ 『昭和8年の日誌(1)』(1933年4月19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030201000。

地横城子辛店白丈子喜峰口一带”，有日军“步兵千余名，骑兵二三百名，野山炮二十余门，迫击炮十余门，坦克车数辆”^①。(2)平泉宽城子驻日军约1个旅团。兰旗地等地与潘家口长城隔河相望，宽城子为进入喜峰口要地。王治邦报告：日军司令部在迁西滦阳镇，“并有野山炮三十余门”和步兵“千余名”^②。4月27日，北平军分会通报：关东军司令部令第6师团和第14师团“增援喜峰口之线”^③。5月6日，日军又向第29军洒河桥阵地对面“增加野炮八门，山炮数门，装甲车四辆，步兵五六百人”^④。

面对日军增援，第29军加强防线。由于兵力不足，北平军分会将第106师、第40军划归宋哲元指挥。第29军将这两支部队部署在滦河、罗文峪防线。第106师部署于滦河高台子、大黑汀一带，第40军“接替由崞峪口沿长城经罗文峪马蹄峪洪山口龙井关至龙井关东南魏庄之防线”^⑤。由于长城各口中仅罗文峪、马兰关在第29军手中，其中又以罗文峪为日军“最注意者”，刘汝明师防守时构筑了坚固工事“并在半壁山及南北分水岭一带构有前方阵地”，第40军增加强度“于口内外择要构筑工事数道”^⑥。

在加强防线时，宋哲元部署第40军参加攻打兴隆日军之战。此战目的是牵制日军攻打通往北平的要口南天门。兴隆位于长城北侧，与平谷、密云接壤，为屏障北平要镇。南天门为古北口西南要塞。日军进逼北平先要占领南天门。4月25日，何应钦电令各军：日军攻打南天门而将第8师团“及某旅团已全转用于古北口”，防守兴隆的日军极少，我军应乘机驱逐“以保龙井关及南天门侧背之安全”^⑦。宋哲元随即作出部署：第40军“派尖锐一旅，由罗文峪经半壁山向兴隆前进”，协助萧之楚第26军“驱逐该处之敌”；第26军及李福和骑兵师“分由马兰关、黄崖关、将军关各口北进。侧重左方向兴隆前进”，务于4月28日夜以前驱逐兴隆之日军，“并相机歼灭之”^⑧。战斗尾声，第26军成功攻入兴隆，日军困守县署等据点。

日军见第29军参加兴隆之战，乃攻打喜峰口，这是第八次喜峰口之战。4月26日，宋哲元通告交战情况：日军“日前在滦阳城附近一度”与第29军激战，日军“伤亡甚重”，第29军“伤亡亦达五六百人”；4月24日起“喜峰口外日军突然向后撤退，守喜峰口及口外极近之一带”；第29军“当即跟踪推进”，在洒河桥东西长峪一带同日军对峙^⑨。即是说，此战后第29军在洒河桥东西长峪一线阻挡日军。

接着，第29军沿滦河一线阻挡日军。5月8日至12日发生滦河之战。日军第6师团长坂本政右卫门部署：服部旅团渡过滦河攻击当面之第29军以占领三屯营附近，然后向遵化方面追击；第6师团首先攻打滦东地区中国军队，然后“以一部占领永平及迁安附近”牵制中国军队在滦东地区的作战，并以主力从滦河上游攻击中国军队^⑩。5月12日，第29军参谋长张维藩向北平军分会报告交战情况：(1)日军三四千之众由潘家口陆续渡河后猛攻魏庄、陆庄、龙井关三处第29军阵地。“自晨至暮肉搏十余次”，第29军“伤亡二三百人”，日军“死伤遍野”。(2)另一支日军“希图由关庄附近渡河”，遭到第29军守军“奋勇迎击”，双方“遂成对峙之势”。(3)洒河桥对岸之日军“自晨至暮隔河”猛烈扫射、炮轰第29军阵地，中间两次企图渡河进逼，均被第29军守军击退^⑪。可见，第29军沿滦河奋战阻挡日军渡河。

5月中旬，日军两路进攻进逼平津地区。北平军分会部署防线，第29军担负在北平正东地区阻挡

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迁西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二集：喜峰口血战记》，第67页。

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迁西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二集：喜峰口血战记》，第74页。

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迁西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二集：喜峰口血战记》，第78页。

④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迁西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二集：喜峰口血战记》，第79页。

⑤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迁西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二集：喜峰口血战记》，第70页。

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迁西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二集：喜峰口血战记》，第77页。

⑦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迁西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二集：喜峰口血战记》，第72页。

⑧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迁西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二集：喜峰口血战记》，第72页。

⑨ 《宋哲元于学忠之观察》，天津《大公报》1933年4月27日，第1张第3版。

⑩ 『六師作命甲第95号 第六師团命令』(1933年5月6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4030177500。

⑪ 《喜峰口内敌主力移动》，天津《大公报》1933年5月15日，第1张第3版。

日军进攻的重任。武藤信义部署:西路,第8师团向密云追击以进逼北平;东路,第6师团和服部旅团分别向丰润、遵化追击^①,然后第6师团集结遵化附近,以牵制该地附近以东长城线及滦东方面中国军队,“并对平津地方保持威胁态势”^②。对此,北平军分会在滦西后方构筑两道防线。第一道为“自龙井关经洒河桥、兴城镇、火庄、相公庄、团山子、东马庄、大八里庄、李家庄、唐山、稻地镇及沿陡河之线”^③。龙井关位于遵化东北,陡河发源于燕山南麓迁安探峪村,流经滦河、蓟运河两水系之间。这道防线是依据燕山南麓地势自遵化东北至唐山沿陡河而构筑。第二道为“自马兰关、新城镇、石门镇、前后丈子河、彩亭桥、黄土坎、粗王会、杨家套、八门城、宁河县及沿蓟运河之线”^④。这道防线依据马兰关隘口和蓟运河阻挡日军。由于日军对三屯营、洒河桥一带阵地后方构成重大威胁,第29军拟防守第二道线。第37师、第38师部署在迁西景忠山经官厅、羊儿峪、景隆寺、房山沟至蓟县、遵化、兴隆交界处之舍身台一线^⑤。此线位于北平正东,第29军2个师在此阻挡日军前进。

5月14日,第二次洒河桥之战爆发。5月14日整天,日军陆空联合猛攻第29军。宋哲元报告称几个地方同时激战:(1)洒河桥正面及关庄一带之日军“以强盛炮火并飞机猛烈轰炸,掩护其步兵渡河”,均被第29军击退。(2)左翼龙井关方面,日军主力数次突破第29军阵地,均经守军“奋勇夺回”。日军“复增加援队,并以战车数辆”猛冲,同时“以炮火飞机轰炸”。第29军阵地“破坏无余,营长冯庆远阵亡”,多数官兵殉国。(3)右翼铁厂附近方面,日军猛攻,第29军奋勇激战^⑥。总之,日军猛攻洒河桥及关庄、左翼龙井关以及右翼铁厂,第29军激战竟日后撤至遵化东西旧寨、三屯营至马蹄峪之线,“保持主力于辛店子方面”,防止日军“自丰润冲入平榆大道”^⑦。

5月15日,日军继续全线猛攻,坂本宣称:“1.服部部队占领三屯营,正在攻击其西南方高地的敌军。2.松田部队向墨家吞(山头庄北方四里)附近进军,在北方击退西山庄附近敌军。3.高田部队占据左家务(丰润北方四里)团山子附近阵地,击退三四千敌军,正在向西南方追击。4.平贺部队正在攻击相各庄(榛子镇西方五里)南方地区敌军。”^⑧进而,坂本部署第6师团“迅速突破丰润附近的敌军阵地,准备对玉田方向追击以及遵化方面敌军的歼灭战”;服部旅团“迅速突破正面敌军”占领遵化;松田部队迅速向沙流河镇东北洪家屯进军“切断丰润附近敌军退路”,然后向玉田追击;高田部队“尽快占领丰润”,然后从沙流河镇向北经由玉田东北八间房向遵化转进;平贺部队“从榛子镇、丰润街道方面前进,迅速占领丰润”^⑨。可见,日军企图向平津地区东面北自遵化南至丰润一线进击,威胁平津。

针对此种情况,第29军于5月15日晚撤至遵化之南新店子。随即因日军由铁厂左家坞向第29军阵地右侧背奋力侵扰,第3军团除留第106师一个团死守遵化城外,其余撤至防守自燕山山脉东段的马兰关经遵化石门镇至大山口、燕山口之线。宋哲元下令:第40军占领由马兰关至石门镇一线,第37师、第38师“向石门镇以西各村落集结”,第106师向遵化平安城附近集结^⑩。由于左翼古北口、右翼滦东被日军攻占,处于中间的第29军处于日军包夹之下。5月16日,扼守龙井关、洒河桥、兴城镇一带第29军一部以及右翼第106师乃“撤至燕山口、彩亭桥、高庄子、杨家套、宁河县之线”^⑪。

① 『六師作命甲第100号 第六師団命令』(1933年5月12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4030178600。

② 『関作命第506号 関東軍命令』(1933年5月13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4030178800。

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迁西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二集:喜峰口血战记》,第83页。

④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迁西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二集:喜峰口血战记》,第83页。

⑤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迁西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二集:喜峰口血战记》,第93—94页。

⑥ 《龙井关激战》,天津《大公报》1933年5月16日,第1张第3版。

⑦ 《何应钦致蒋中正等电》(1933年5月16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华北事变》,第64页。

⑧ 『六師作命甲第105号 第六師団命令』(1933年5月15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4030179400。

⑨ 『六師作命甲第105号 第六師団命令』(1933年5月15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4030179400。

⑩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迁西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二集:喜峰口血战记》,第96、97页。

⑪ 《何应钦致蒋中正等电》(1933年5月17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华北事变》,第65页。

在第29军准备撤退时,5月16日至17日石门镇、遵化之战,5月18日至21日罗文峪、潘家口之战先后爆发。5月16日,日军猛攻景忠山、官厅、羊儿峪第109旅阵地。战至23时,第109旅向遵化转进,第29军其他各部向蓟县、石门一带撤退。5月17日,日军追击。第29军参谋长张维藩报告:14时,日军“以钢甲车廿余辆、步兵一团以上分三路向我石门镇一带阵地猛攻”,并“以猛烈炮火扫轰,步兵千余人附钢甲车十余辆”冲击刘汝明师阵地,双方“激战至薄暮”。第106师师长沈克“派步兵一团固守遵化城”。日军5月16日17时发起猛攻,团长王淦尘督战受伤,守城“官兵大半殉国”^①。石门镇、遵化城位于北平正东之自西向东线上,第29军、第40军及第106师虽英勇阻击日军,日军还是攻占了遵化城。

接着,日军攻打罗文峪、潘家口。5月18日,日军两千余名猛攻罗文峪。战至5月19日凌晨,守军李九思第226团、祁光远第228团砍死日军千余人。5月19日夜,日军又进攻罗文峪、山碴峪,守军激战终夜,日军复于5月20日晨退去。此次日军大败,阵亡上尉以上军官五六名,遗体数百具。第29军指出:日军原拟“向罗文峪猛烈进攻,以挽回喜峰口战局,希图压迫我遵化后方。嗣以我军布置严密,防务巩固,不敢轻进”^②。同时,喜峰口方面日军攻打与喜峰口唇齿相依的潘家口。5月19日,日军3千余人以重炮20余门发起攻击,被第29军第218团击溃。5月20日,日军两千余人攻打阪家岭,第226团激战4小时击溃日军。5月21日,日军又在重炮和10架飞机掩护下攻打喜峰口正面阵地,守军肉搏击退之。

此时,位于滦河上游的迁安被日军占领,日军绕到喜峰口后面对第29军形成前后夹击态势。由于万福麟第53军、王以哲第67军于5月22日撤退,第29军因右翼空虚而只能撤退。何应钦电令“何柱国、王以哲、万福麟等军撤至宁河、宝坻之线,宋哲元军撤至三河、平谷以东地区”^③。各军在此线阻挡日军进攻平津。蒋介石勉励第29军“事势至此,不能再有退让。平津前线,唯有拼死相持”^④。

综上,日军对喜峰口一线不断增兵至两个师团,第29军也调整罗文峪、滦河防线。北平军分会依据蓟镇各口形势和滦河、陡河、蓟运河之地势划分两道防线。第29军负责罗文峪、喜峰口、遵化、辛庄子一线。4月下旬、5月上中旬,日军猛攻罗文峪、洒河桥、三屯营、潘家口等阵地,第29军迎头痛击。但是,由于右翼被攻占,第29军处于日军包夹之下而退守三河、平谷以东地区。至此,日军以威迫平津态势迫使中国军队停战谈判。武藤信义部署:第8师团“在密云附近集结主力”;第6师团以一部置于蓟县邦均镇附近及蓟运河左岸要地,以主力集结玉田附近,两师团“对北平以及天津方面保持强压态势”^⑤。尽管撤退,第29军一部仍然死守喜峰口、罗文峪。5月24日至25日,日军步炮空又联合攻打罗文峪、山碴峪各口,守军重创日军。5月31日国民政府接受《塘沽协定》后,第29军洒泪撤离长城线。

五、结语：二十九军谱写了劣势装备抗击暴日的典型战例

第29军3个师15000余名将士投入抗战的洪流中,采取因地制宜的战略战术,谱写了劣势装备抗击陆空优势装备的典型战例,赢得了长城抗战中“最负重名”的美誉^⑥。

其一,长城抗战,是中国军队自1932年淞沪抗战后第二次与日本军队的直接交战。第29军采取夜袭战、阵地攻防战、守卫战、阻击战的战略战术,大致经历了15次战斗,即3月9日至13日第一次喜峰口之战、3月13日第二次喜峰口之战、3月14日至16日第三次喜峰口大战、3月18日至19日第四次喜

① 《张维藩致国民政府等电》(1933年5月17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华北事变》,第66页。

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迁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二集:喜峰口血战记》,第98页。

③ 黄绍竑:《长城抗战概述》,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14页。

④ 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0),台北:“国史馆”,2005年,第274页。

⑤ 『関作命第510号 関東軍命令』(1933年5月20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4030181700。

⑥ 《滦东撤防以后》,天津《大公报》1933年4月17日,第1张第2版。

峰口之战、3月16日至18日罗文峪大战、4月7日至10日第五次喜峰口罗文峪之战、4月12日第六次喜峰口之战、4月13日至16日洒河桥南北团汀之战、4月15日至16日第七次喜峰口之战、4月24日第八次喜峰口之战、5月8日至12日滦河之战、5月14日至15日第二次洒河桥之战、5月16日至17日石门镇与遵化之战、5月18日至21日罗文峪与潘家口之战、5月24日至25日罗文峪山崖峪之战。这些战斗,彰显了中国军队的英勇无畏,书写了装备劣势的中国军队抗击现代化武器的残暴日军的典型战例。

其二,第29军采取适宜的战略战术,捍卫了平津地区的安危。第29军防守之主阵地西起遵化境内的马蹄峪,斜向东北行50里至迁西龙井关,“复循洒河折向东南约三十五里至洒河桥,由洒河桥遂沿滦河南行四十里,至右翼终点兴城镇”^①。马蹄峪、罗文峪、龙井关、喜峰口、潘家口、铁门关、董家口等长城关隘连成一线,三屯营、洒河桥、滦阳三镇自南向北连成一线支撑长城关隘防线。在这个丁字形防御体系里,第29军同日军作战达三个月之久,长城隘口和战略要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

其三,第29军的抗战体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敌的民族气概,铸就了“大刀精神”。第29军3个师武器装备很差,“步枪多数是汉阳造,还有老式毛瑟枪。全军只有山炮、野炮十多门,轻、重机枪百余挺,步枪上连刺刀都没有”^②。为了弥补武器装备的不足,第29军自“九一八事变”爆发以来“在‘枪口不对内’的口号指导下,一直以日寇为假想敌,以大刀、手榴弹为主要武器,练近战、夜战、肉搏战,苦练精兵,士气旺盛”^③。在喜峰口夜袭中涌现的“大刀精神”,反映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民族气节。

其四,第29军发出“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战斗口号,彰显中国军人勇于战斗的民族骨气。在各次战斗中,第29军砍杀日军之众,“虏获之多,打破中日军队接触以来之记录”^④。而论第29军“军械设备之不充足,后方组织之不完全……竟能使骄妄气盛之日军,受偌大打击,此诚足为中国军人之吐气,而自九一八连失东三省以后,锦州退兵,承德弃守,北方部队屡次不能战不敢战之耻辱,亦由是得相当之洗涤”^⑤。这对于后来中国军人抗战是极大鼓舞。

其五,从长城抗战中也暴露出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抗击日寇的战术缺陷,即各军差不多是各自为战,相互间缺乏配合,北平军分会无统一计划,这是长城抗战失利原因之一。在1933年3月中旬,“喜峰口尽管激战,而其他如冷口如古北口如石河方面,皆入于休战状态,若一任喜峰口之单独苦斗者然……此种各自为战之抗争,恐终将不免于日寇所各个击破”^⑥。如果配合得宜,全盘统一,武器和后勤补给及时,那么长城抗战必将是另一局面。

其六,第29军的战略战术经验得到参考和发扬。第一,第29军在长城抗战中构筑的喜峰口防御体系,对国民政府构建南京和华北防御体系产生借鉴作用。比如,国民政府自1935年起构筑苏州、常熟、嘉兴、江阴防御工事,作为防守南京的前进阵地;在黄河以北,构筑各道防御线。第二,第29军继续发扬长城抗战精神,打响全面抗战的第一枪。1938年3月张自忠统率第59军苦战临沂,击溃日军“铁军”坂垣师团,为台儿庄大捷奠定基础。在1940年枣宜会战中,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殉国,他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牺牲的级别最高的将领。

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迁西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迁西县文史资料第二集:喜峰口血战记》,第90—91页。

② 《董其武日记》,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第39页。

③ 《董其武日记》,第39页。

④ 《宋哲元部血战长城》,天津《大公报》1933年3月16日,第1张第2版。

⑤ 《宋哲元部血战长城》,天津《大公报》1933年3月16日,第1张第2版。

⑥ 《抗战之前途》,《申报》1933年3月22日,第2张第5版。

**From Night Raids and Positional Attack-Defense Battles to Blocking Battles:
The Strategies and Tactics of the Chinese 29th Army in Resisting the
Japanese Army's Attacks on the Great Wall Key Passes**

Zhang Hao Wu Dipeng

(School of His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P.R.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Defense of the Great Wall in 1933, the 29th Army of the Chinese army adopted strategic and tactical methods such as night raids, positional attack-defense battles, and blocking battles to resist the Japanese army's attacks on the key passes of the Great Wall. When the Japanese army attacked the Great Wall line, the 29th Army rushed to reinforce and stabilize the situation at Xifengkou. Subsequently, the 29th Army defended key passes such as Matiyu, Luowenyu, Longjingguan, Xifengkou, Panjiakou, Tiemenguan, and Dongjiakou, using the three towns of Santunying, Sahe Bridge, and Luanyang as support. The army employed strategic and tactical approaches like night raids and positional attack-defense battles, achieving great victories at Xifengkou and Luowenyu. Later, the 29th Army constructed a defense system from Luowenyu and Xifengkou to Malanguan, dividing the guarded area into three defense zones and one alert zone, and building a defense zone that combined the main position with the advanced positions. From April 7th to late April, the Japanese army continuously attacked the defensive positions along the Xifengkou-Luowenyu line and the advanced positions such as Saheqiao, Nantuanting, and Beituanting. The 29th Army engaged in positional attack-defense battles and defense battles, gradually turning into a trench warfare. As the left and right flanks of the 29th Army had been occupied by the Japanese army, the 29th Army was outflanked and retreated to the line east of Sanhe and Pinggu, where it blocked the Japanese army's attack on Peiping and Tianjin. Nevertheless, a part of the 29th Army remained deployed to firmly defend Xifengkou and Luowenyu, repeatedly defeating the invading Japanese army. The 29th Army resisted the brutal Japanese aggression with night raids, positional attack-defense battles, defense battles, and blocking battles, fighting against the Japanese army for three months. The key passes and strategic locations of the Great Wall were repeatedly captured and recaptured, effectively safeguarding the safety of the Peiping-Tianjin area and providing a typical example of an army with inferior equipment fighting against an army with modern equipment. After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ccepted the Tanggu Truce on May 31st, the 29th Army was ordered to retreat from the Great Wall line.

Keywords: The 29th Army; The defense of the great wall; Night raid; Attack-defense battle; Blocking battle

[责任编辑:岳 敏 孔令奇]